大学校园有个“短袖哥”

人家不仅抗冻,还有才,精通哲学、围棋

本报记者 李飞 通讯员 刘珂珂

“寒冬腊月风呼啸,身穿短袖走校园。”在省城济南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名大二的学生,从2010年入校开始,因为冬天只穿一件短袖上衣而劲爆校园和网络,人送外号“短袖哥”。“有才之人必有怪癖之处。”记者采访了解到,此人不仅耐冻,还非常有才,大一时曾任8个学生组织的骨干,并组织成立了哲学社。目前他是济南大学哲学社和围棋社的社长。此人,就是该校2010级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的郭宇泽。

15日上午,在济南大学第八食堂前,给学生发普通话比赛宣传单的“短袖哥”郭宇泽是众人眼中的焦点。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 “短袖哥”初二开始冬天穿短袖

11月15日,记者在济南大学广播台见到了网络上流传已久的“短袖哥”——21岁的郭宇泽,身高1米74、体重110多斤的他上身穿白色短袖上衣,下身一条蓝色的裤子。“冷吗?”“还可以。”郭宇泽说,作为校广播台的工作人员,他正参与组织学校的普通话大赛,忙得热火朝天。“我的身体没有奥秘和特异功能,冬天穿短袖并不是一天练成的,而是长期坚持的结果。”郭宇泽笑着说。

2004年,14岁的郭宇泽在济南外国语学校读初二,无意中,他看了一本名为《心灵咖啡》的书,其中讲述了德国幼儿园实行阳光教育,孩子们在冬天裸着上身、只穿短裤,每天早晨边跑步边喊口号。“德国应该比济南冷,冬天小孩子都可以只穿短裤锻炼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只穿短袖和他们比一比?”郭宇泽说,从那个冬天开始,他只穿短袖上衣,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

最初,郭宇泽也觉得有点冷,他就大量喝热水御寒,再就是跑步、压腿、打拳,加强锻炼。“我四岁时练过武术,还学过跆拳道。”

对于郭宇泽的疯狂做法,父母开始非常反对,周末回家,当医生的妈妈都要给他捂上一身厚衣服,甚至把他的短袖上衣藏起来。但郭宇泽还是坚持了下来。“第一年,我穿短袖一直到零下2℃,才在外面加了一件西装。”郭宇泽说,从那年开始,他穿短袖的终极温度每年平均递减2℃,去年穿到零下12℃才换的长袖,今年准备到零下14℃。“所谓换长袖,并不是穿棉衣,而是在短袖外面,加一件西装而已。”与普通人不同,郭宇泽是“夏捂秋冻”,夏季天热时他穿着长袖,冬天穿短袖。

郭宇泽说,他穿的短袖都是校服,现在穿的白色短袖上衣还是读高中时的校服。尽管冬天穿短袖已经坚持了7年,但除了偶尔有些过敏性鼻炎,他从未被冻感冒过。“嘿,快看,大冬天穿短袖。”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出了校门,郭宇泽的回头率都很高,他成了大家眼里的“怪人”,只有他自己不在乎。渐渐地,“短袖哥”的名号不胫而走,闻名于济南大学校园和网络。

>> 大一成立哲学社,大二成了围棋社社长

除了“短袖哥”的名号外,郭宇泽还有更加出名之处,大一时一个人担任八个学生组织的骨干,还组织成立了哲学社,并任首任社长。今年9月份,刚入大二的他又成了学校围棋社的社长。

网络上传说,大一时学校社团和学生组织纳新,郭宇泽曾两周内连续参加十几次面试,并成功打入济南大学八个官方学生组织。对此,郭宇泽承认都是事实,他还曾经一晚上参加三四场面试。“学校广播台的面试进行了十几轮,尤其是播音员300选6。”郭宇泽说,凭借自己的演说能力,他最终脱颖而出。之所以加入这么多学生组织,他表示自己之前研究哲学有点“走火入魔”,和社会有些脱节,“想多加入一些组织和社团,感受些人间气息。”郭宇泽笑着说,由于对哲学感兴趣,刚上高一的他,邀请了几个爱好相同的同学成立了哲学社,并任社长。

进入大学后,郭宇泽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通过各种途径在全校寻找热爱哲学的同学以及写申请成立哲学社的材料。今年5月份,申请得到学校的批准。6月12日,济南大学哲学社成立大会在学校第二学术报告厅召开,成员达90多人,郭宇泽邀请到了学院的党委书记任指导老师,他则担任首任社长。

除了哲学外,郭宇泽爱好广泛。上小学一年级时,他开始接触围棋,1999年,郭宇泽曾到齐鲁晚报围棋俱乐部学了三年围棋。五年级时,代表山东省到日本参加围棋交流赛,获得第二名。2003年,郭宇泽晋升为围棋业余五段。今年9月开始担任学校围棋社社长,他还在省市各类围棋比赛中担任裁判。目前周末时间,郭宇泽还要去一家围棋俱乐部担任教练。

>> 冬天将继续穿短袖,未来不打算结婚

15日上午,郭宇泽身穿短袖上衣、推着自行车走在校园里,不时有同学投来惊讶的目光。“你们认识他吗?”“认识啊,他不就是济南大学的‘短袖哥’吗?”面对记者的提问,不少同学回答。郭宇泽说,从初二到现在,他每天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不冷吗?”最多时,一天能听到四五十次。“不仅同学和老师觉得我奇怪,我也觉得自己奇怪,是一个‘怪人’。”郭宇泽认为自己是一个极端的人,无论是思维还是行为。他说,冬天穿短袖只是极端表现方式之一,他的奇怪行为还有很多:从初三有手机以来,短信全都一字不差地抄下来;夏天下大雨时,他从不打伞,浑身淋湿自然晾干;做事情特别慢,从小学到现在,他考试时从未完全做完过,包括高考……

对于自己的奇怪行为,郭宇泽表示多少受研究哲学的影响。同时,他也把自己的行为与童话大王郑渊洁联系起来。“性格的改变70%原因和郑渊洁有关。”从小学到初中,郭宇泽几乎看遍了郑渊洁的书,并对郑渊洁一句经典的话记忆深刻:“长腿就要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长手就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长脑子就要想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骨子里很特异,外在的奇怪行为只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对于未来的打算,郭宇泽的回答出人意料:“没有打算。”他告诉记者,哲学研究深了,感觉行为已经没有目的性了。

采访末,郭宇泽更是语出惊人:自己是个非婚非恋主义者,未来不打算结婚。“这一切都是研究哲学的结果,我妈说,到时候她肯定会逼婚。”郭宇泽笑着告诉记者,对于未来,有一点他很明确:白色短袖上衣,他会在冬天继续穿下去。

“家里主要开支都靠我修鞋”

来自四川的郑霞在济修鞋十多年,盼生意越来越好

见习记者 修从涛

一阵阵拉锯声传来,这拉锯声来自工业南路和化纤厂路相交处的修鞋现场,修鞋匠就是来自四川的郑霞。

郑霞,1995年只身来济南打工。在济南,她做的第一份工作是环卫工,在燕子山路上扫了3年的马路。1998年底她回老家结婚生子,第二年年底带着丈夫和不满1岁的孩子一起又回到济南,干起修鞋行当,而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工作中的郑霞。 修从涛 摄

“不跟人多要钱,大家愿意照顾我”

“昨天一位大姐来我这里修鞋,她嫌鞋子的跟太高,我说给她垫个脚掌,她不同意就走了。今天又回来找我,说回去把鞋跟剪了一段去,没弄好,反而把鞋跟里的钢钉给弄劈了。”郑霞说,“我得用小钢锯把劈开的钢钉锯断,然后给她重新补一个新鞋跟。”郑霞用皲裂的手来回拉着小钢锯。

在郑霞的工具箱里,除了小钢锯,还有锤子、钳子、剪子以及修鞋子的其它叫不上名字的工具,旁边一位来修鞋的女士说,“这些东西在修车厂见过,没想到她这里也挺齐全。”

不到半小时里,有4位顾客来她这里修鞋,而离她不远处还有一家修鞋的,生意却冷清许多。郑霞小声地告诉记者:“我人比较实在,不跟人多要钱,所以大家愿意照顾我。”

一位二十六七岁模样的小伙子来到郑霞的修鞋摊,“大姐,我的皮鞋开线了,风都能透进去,你帮我缝缝吧。”“透风啊,凉快是吧……”郑霞开玩笑地说。

郑霞穿着一件蓝色棉衣,戴着一顶粉红色休闲帽,这是她女儿小时候戴过的。工作起来的郑霞,从来不会冷落一旁等待的顾客,常常会跟他们聊家常,“小伙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几口人……”小伙子走时给郑霞5块钱,郑霞说一块钱就够了。

“最想去青岛,但愿望还没实现”

郑霞有一辆三轮车,车上放着各种修鞋用的线和皮子等,车把上挂着六七双套着塑料袋的鞋子,这是她头天晚上修好的,今天等着顾客来取。郑霞说,她以前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会成为一个鞋匠,那时候她的梦想就是能到各地走走,最想去的地方是青岛,但是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实现。

郑霞与丈夫在丁家庄租了间房子,每月房租300块,然后还要交60块的摊位费。“我丈夫在工地搞装修,他比我挣得多,不过要全部工程干完人家才给钱,有时候还要拖很长时间。”郑霞说,“现在家里主要开支都靠我修鞋,小孩每天要七八块钱零花。”

郑霞的女儿今年13岁,明年上初中。“从小没管过她,不过她每年都能拿个奖状回来,希望她将来会过得比我好。”

对于将来的打算,郑霞笑着说,“没什么打算,现在过得挺好的,济南发展得挺快,我看着工业南路修建的全过程,希望我以后的生意越来越多吧。”